

# 別開生面

## 大地全球一覽之圖的世界地理圖像

洪健榮

十九世紀中葉，由江蘇江陰史地學者六嚴繪製的巨幅中文版《大地全球一覽之圖》，具體反映出當時中國地圖學者在西力東漸的衝擊之下，徵考傳統舊學並援引西學新知，進而重構世界地理圖像的努力。圖中，六嚴運用西方圓錐投影法，分別以南北兩極為中心，赤道為邊，構成南北兩半球圖形。另一方面，六嚴不僅對於過往中外地圖知識進行考辨與訂正，更新創世界六大洲（神州、祇洲、烏洲、華洲、白洲、南洲）架構，頗富學術特色與時代意義。

十九世紀中期，西方列強憑藉著「船堅砲利」的相對優勢，打開了大清帝國的「天朝」之門，刺激當時有志之士講究經世致用之學，積極提倡邊疆史地與海外夷情的研究。這波回應西力東漸的學術浪潮，醞釀出林

則徐（一七八五～一八五〇）《四洲志》、魏源（一七九四～一八五七）《海國圖志》、姚瑩（一七八五～一八五三）《康輶紀行》、徐繼畲（一七九五～一八七三）《瀛環志略》、梁廷枏（一七九六～

一八六一）《海國四說》等專著，試圖藉由世界各洲地理知識的介紹，喚起時人注重中國之外的世界大勢，取法西方列強富國強兵的歷史經驗，以謀求妥善的因應對策。（註一）西方地學新知的激盪，既為近代中國開啓了

嶄新的國際視野，也帶動了傳統輿圖學測繪技術的變革與發展。其中，由晚清輿圖學者所繪製的《大地全球一覽之圖》，代表了當時知識界援引西學新知重新組構世界地理圖像的努力。

### 立足中國 放眼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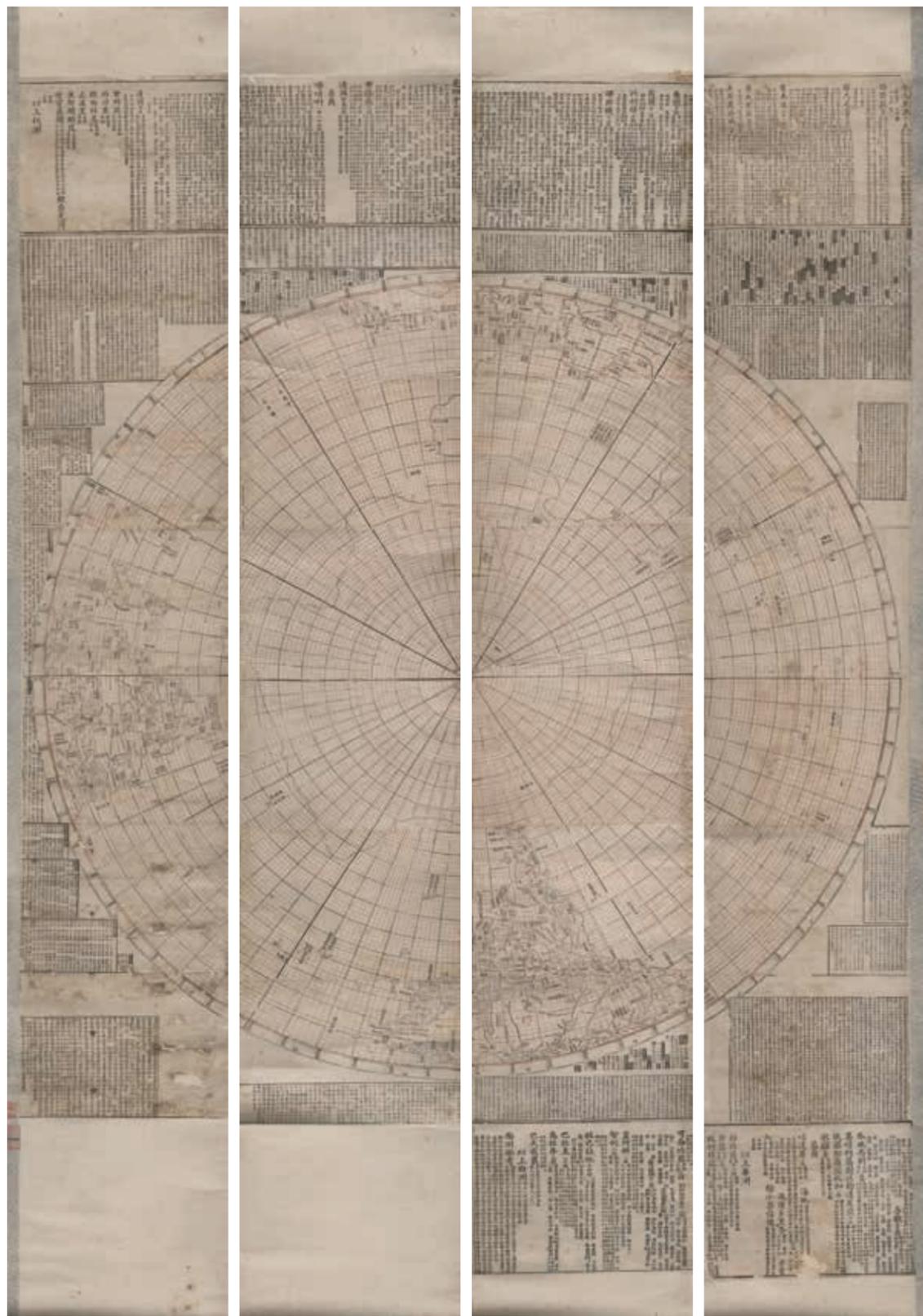
這張巨幅的中文版世界地圖，先是由直隸滄州史地學者葉圭綬（字子佩）於道光二十五年（一八四五）初繪，原題《萬國大地全圖》。咸豐元年（一八五一）季春，江蘇江陰史地學者六嚴（字德只）據葉氏舊作，並參考當時中外史地新著修訂重刊。是年秋，六嚴再將前圖加以摹繪，新增圖像、序跋、註記內容及調整圖考位置，「按度分載，俾觀者易於查閱」，改題《大地全球一覽之圖》刊行。（註二）該圖問世的時間，雖晚於《海國圖志》初版本（一八四四）與《瀛環志略》（一八四九），但早於英國倫敦會士慕維廉（William Muirhead, 1822-1900）於咸豐三年（一八五三）初刊的中文版西方地學巨編《地理全志》（*Universal Geography*），成為當時中國知識份子自行編繪世界圖志的傑作之一。國立故宮博物院收藏該圖於咸豐辛亥（元年）重刊卷子本（故觀005707-005714），並於本次「鄰蘇觀海：院藏楊守敬圖書特展」檔期中展出。此外，英國倫敦大英圖書館亦有

典藏。（註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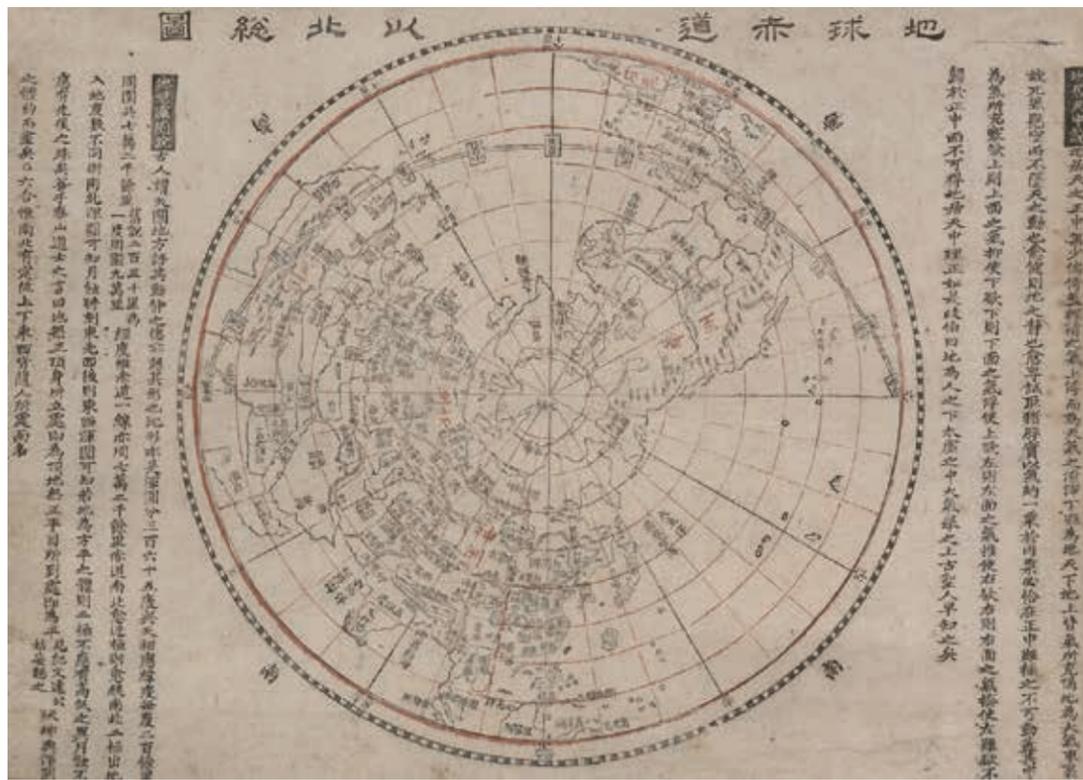
六嚴的製圖學素養，主要師承江蘇武進人李兆洛（一七六九～一八四一，字申晉）的薰陶。李兆洛為清代中葉著名的地理學者，魏源於《武進李中著先生傳》中譽之為「近代通儒，一人而已」，其平生「邃於史學，尤究心輿地沿革」（李鴻章《歷代地理志韻編今釋序》），著有《皇朝一統輿地全圖》、《歷代地理志韻編今釋》、《皇朝輿地韻編》等，另曾據謝清高口述、楊炳南筆錄的《海錄》（一八二〇）略加考訂，纂輯《海國集覽》、《海國紀聞》，概述海外殊域風土民情。六嚴曾協助其師編刊歷史沿革地圖與輿地學專著（註四），在輿圖繪製方面修習專精，有《歷代地理沿革圖》、《皇朝內府輿地圖縮摹本》之作。六嚴立足於近代中西方地理知識交匯的學養基礎上，更加精益求精，不僅在《大地全球一覽之圖》的繪圖方法上別出心裁，乃至於地球觀念的闡釋、世界圖像的呈現與各類輿地資訊的註解方面，亦是有所創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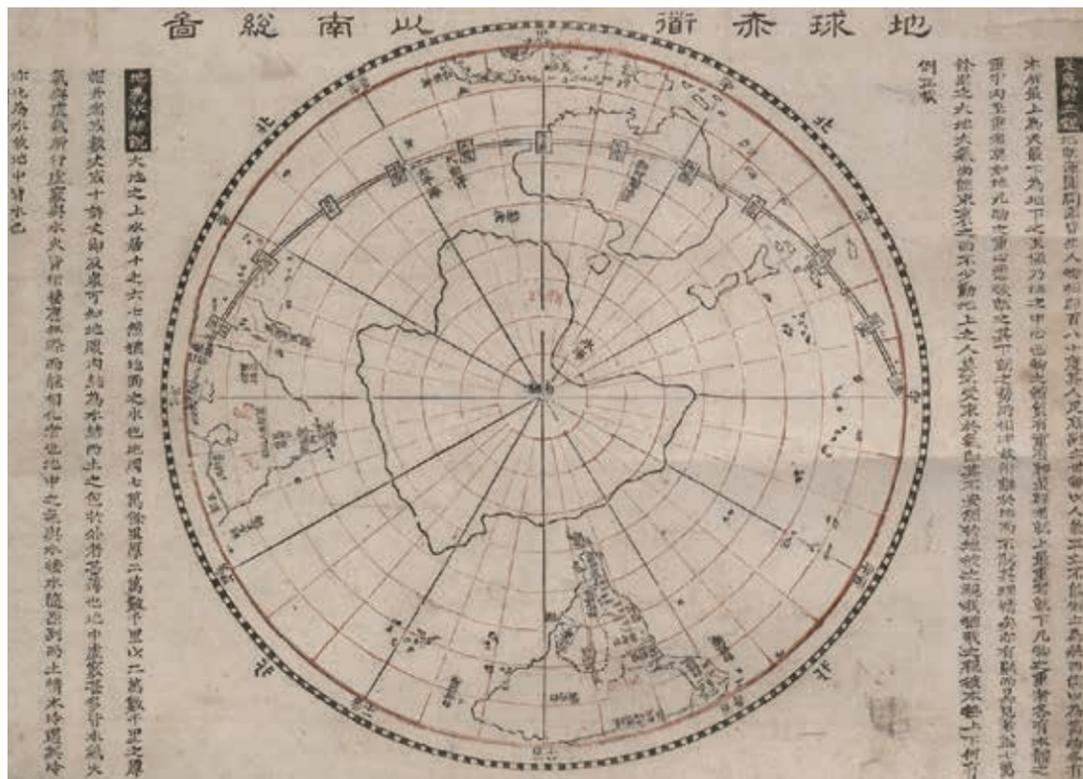
《大地全球一覽之圖》咸豐元年 六嚴跋文 清咸豐辛亥（元年）重刊卷子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大地全球一覽之圖〉 咸豐元年 六巖繪 清咸豐辛亥（元年）重刊卷子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大地全球一覽之圖〉之「北半球小圖」 清咸豐辛亥（元年）重刊卷子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大地全球一覽之圖〉之「南半球小圖」 清咸豐辛亥（元年）重刊卷子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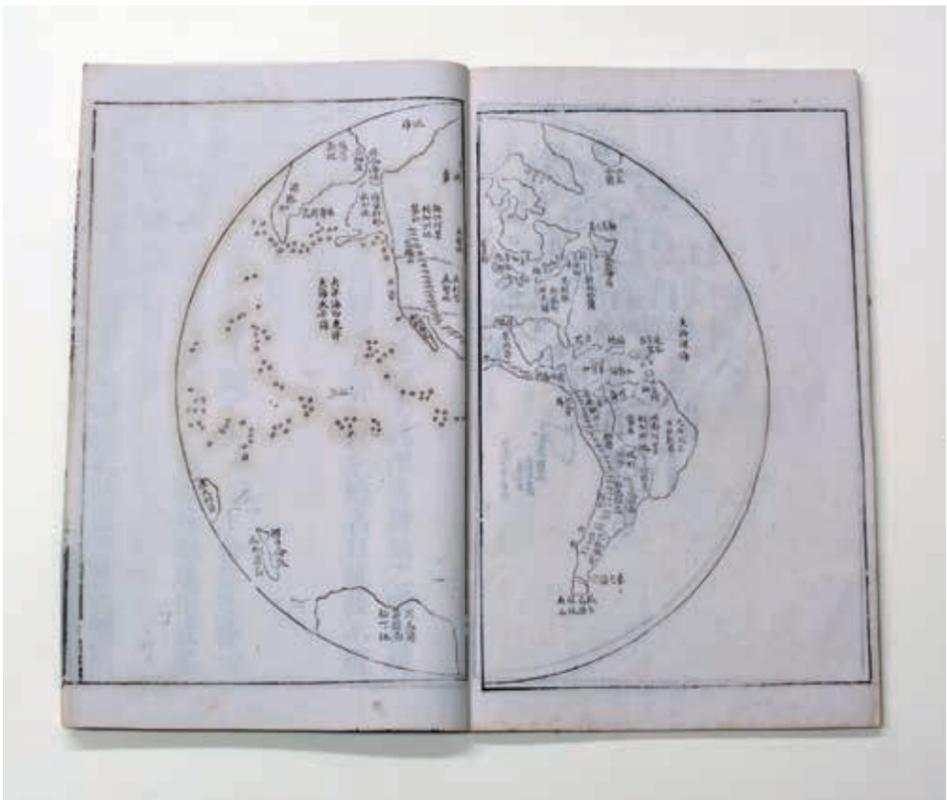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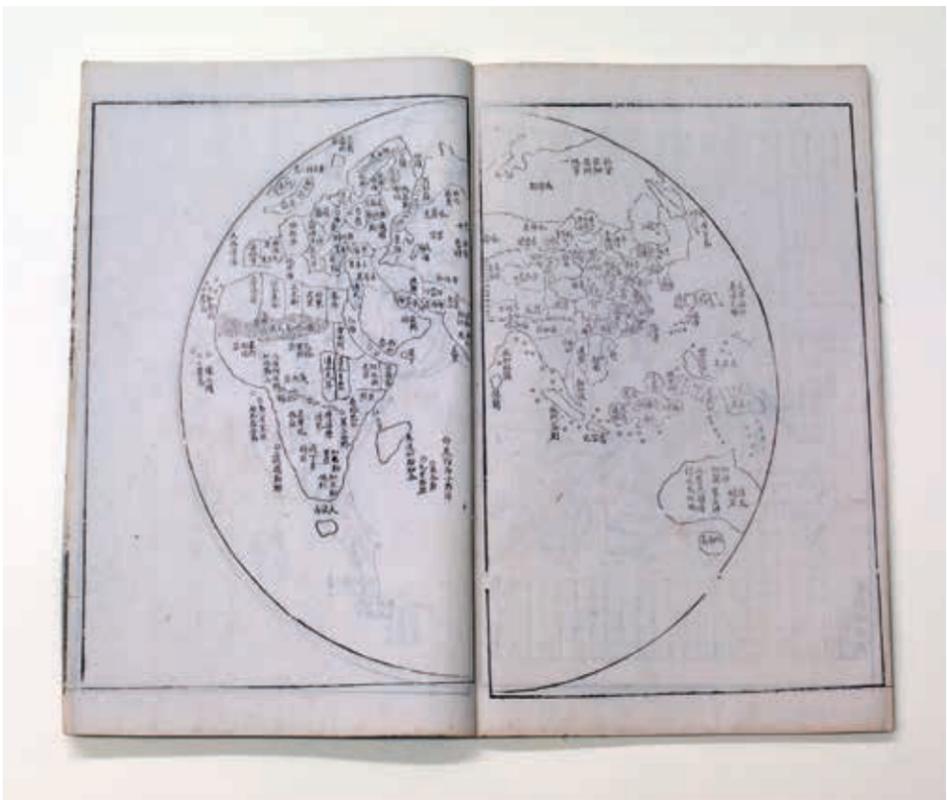


南懷仁 〈坤輿全圖〉 清康熙甲寅（13年）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南北半球圖式的展現

在〈大地全球一覽之圖〉中，六嚴運用了西方圓錐投影法（Conical Projection），分別以南北兩極為中心，赤道為邊，構成南北兩半球圖形。全圖共八軸一幅掛屏式裝裱，一至四條幅為北半球、五至八條幅為南半球，每軸條幅長一六二公分，寬二十八公分。其中，北半球第一、二條幅下緣另有南、北半球小圖，自左至右附記〈地居天中說〉、〈地形渾圓說〉、〈足底對立說〉、〈地為水結說〉等四段文字，概要傳達了十六、十七世紀入華耶穌會士所宣揚的西方地心說、地圓說與四行說的自然哲學。全圖以通過大清帝國京師的經線為本初子午線（Prime Meridian，即經線零度，中國傳統以北為子，以南為午，經線為南北向線，故稱），起於東終於西，經緯線交織成網，各以朱、黑色線條區分度數多寡，內外圖廓之間每經線五度標有度數，依次到三百六十度為止。經線為同心半徑，兩線之間夾角固定，緯線則為同心圓。（註五）

就西方地圖投影繪製法東傳的學術脈絡而言，十七世紀初，入華耶穌會士艾儒略（Giulio Aleni, 1582-1649）於《職方外紀》（一六二三）卷首〈五大州總圖解〉中，提到世界全圖的兩種平面圖式，「一長如卵形，南北極居上下，赤道居中；一圓如盤形，南北極為心，赤道為界」。〈大地全球一覽之圖〉的地理圖式屬於後者，與《職方外紀》所附「南輿地圖」、「北輿地圖」的投影圖式近似，亦類似利瑪竇（Matteo Ricci, 1552-1610）於〈坤輿萬國全圖〉（一六〇二）所繪赤道南、北地半球圖式，但有別於清代前期耶穌會士南懷仁（Ferdinand Verbiest, 1623-1688）〈坤輿全圖〉（一六七四）、蔣友仁（Michel Benoist, 1715-1774）〈坤輿全圖〉（一七六〇）以來清代中葉《海國圖志》、《瀛環志略》的東西半球圖式。直到清代晚期，如胡林翼（一八一二—一八六一）等編《大清中外壹統輿圖》（一八六三）、楊守敬（一八三九—一九一五）等編《歷代輿地沿革險要



胡林翼等〈大清中外全圖〉所附地球圖 清同治2年湖北撫署景桓樓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見，定午線之首，任意而定，各國皆以畫于本國京城或本國觀星台之午線為首線也」。返觀六嚴將經線零度通

過北京的作法，除了其於第二版圖上所標榜的「尊王之義」之外，亦可作為是觀。

另一方面，相較於當時中國地圖學界普遍習用統計里畫方、山水畫式的繪製方法，或是如〈大清中外壹

圖〉（一八七九），仍附東西半球形

道為邊，可無此病」。由此段敘述可見，六嚴最初亦因葉子佩的提示而

表，「逐年算其東行，改訂舊圖，繪成赤道南北兩圖，共四十七帙。咸豐初元，刊行於世」。

根據道光後期版〈萬國大地全圖〉的跋文所記，葉子佩先是參考南懷仁〈坤輿全圖〉與李兆洛〈皇朝一統輿地全圖〉，「爰合兩圖，繪成全球兩面」，呈現東西半球圖式。道光二十六年（一八四六），六嚴於北遊期間與葉子佩結識，得見該圖，深為佩服，挈稿南歸之後，經友人張元灝（字月槎）的協助，「悉心商榷，用平圓式重為摹刻，乃以南北兩極為心，赤道為邊，其經度以京師為中度，起於東而終於西，偏東為初度，偏西為三百六十度，取簡捷而易明也」。咸豐初年版的〈萬國大地全圖〉與〈大地全球一覽之圖〉，因而轉變成南北兩半球圖式。

道為邊，可無此病」。由此段敘述可見，六嚴最初亦因葉子佩的提示而

再就西方經緯網繪製法的應用而言，〈職方外紀〉卷首〈五大州總圖界度解〉中提到，西方古代地理學傳統以通過大西洋最西處的福島（Fortunate Islands，今非洲西北岸外Canarias Islands）為測定經度的起點，「即以過福島子午規為始，仿天度自西而東，十度一規，以分東西之度」。由於經度起點不像緯度起點（即赤道）可由地球自轉軸決定，理論上任何一條經線皆可被定為經線零度。因此，在一八八四年議決以通過英國格林威治天文臺的子午線為東西經度零度之前，世界各國在歷史上概曾對此線有不同的定位。澳門葡萄牙籍漢學家瑪吉士（José Martinho Marques, 1810-1867）於道光二十七年（一八四七）初刊的〈新釋地理備考全書〉卷一〈地球圓線論〉中提到：「昔西洋人在京師欽天監，即以越于京都觀星台之午線為首線。從此可

從〈大地全球一覽之圖〉的〈南洲無考〉下所附葉子佩識文顯示，六嚴於道光後期擬將葉氏原以南懷仁世界圖為本所注東西半球圖版攜回江南重刻之際，「余（葉子佩）語以繪地球者，皆從兩極平分，經度本直線，皆改作弧線，不如以兩極為心，赤

繪圖法則，對於實際製作過地球圖的六嚴來說並不陌生。根據諸可寶（一八四五—一九〇三）《疇人傳三編》（一八八六）卷三記載六嚴的老師李兆洛「晚年校刻輿圖，督造天球，為精心之作。嘗刻恆星赤道經緯圖」。此後，六嚴遵依道光二十四年

概曾對此線有不同的定位。澳門葡萄牙籍漢學家瑪吉士（José Martinho Marques, 1810-1867）於道光二十七年（一八四七）初刊的〈新釋地理備考全書〉卷一〈地球圓線論〉中提到：「昔西洋人在京師欽天監，即以越于京都觀星台之午線為首線。從此可



《大地全球一覽之圖》上的六大洲釋文 清咸豐辛亥（元年）重刊卷子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統輿圖》採取計里畫方之方格網與地圖投影之經緯線的混用方式（註六），六嚴等人於世界全圖上刻劃南北兩半球圖形及其在製圖學上的特殊表現，格外顯得非比尋常。

### 世界六大洲架構的創舉

自十七世紀西學東漸以來，從利瑪竇《坤輿萬國全圖》記歐羅巴（今歐洲）、利未亞（今非洲）、亞細亞（今亞洲）、亞墨利加（今美洲）、墨瓦蠟泥加（當時歐洲人想像中的南方大陸），到十九世紀中期瑪吉士《新釋地理備考全書》記歐羅巴、亞細亞、亞非里加、亞美里加、阿塞亞尼亞（即澳大利亞、大洋洲），西方分天下為五大洲的世界地理觀念，逐漸流傳於中國知識界。其間，亦曾招來《皇朝文獻通考》（一七四七）卷二九八《四裔考六》中「即彼所稱五洲之說，語涉誕誑」的評斷，或是如《明史》（一七三九）卷三二六《外國傳七·意大利亞》對「其說荒渺莫考」的存疑。當然，五大洲世界地理的說法，基本上也是種知識的建構與

人為的劃定，地圓之上不必然為五大洲，如《瀛環志略》作者即否認當時西方人士「殊屬牽強」的第五大洲阿塞亞尼亞之說，堅持四大洲的劃分架構。再者，印度佛教中區分現實大陸為四大洲（東勝神州、南瞻部洲、西牛賀洲、北俱盧洲）的世界觀，也不時激起中國士紳對於五大洲世界觀的質疑與商榷。如《海國圖志》卷七十四〈國地總論上·釋五大洲〉中即以釋典的四洲說，來參照五大洲之說的適當性，並考辨兩者之間的合理性。更何況，五大洲各區域的劃分，亦非放諸四海而皆準的定論。如《海國四說·合省國說》（一八四六）即謂：「地形如球，其說著之史冊久矣。而方輿分合之處，與夫名目之所繫，則諸說紛陳，難歸一是」。

〈大地全球一覽之圖〉的前身〈萬國大地全圖〉，仍是延用亞細亞、歐羅巴、利未亞、亞墨利加、墨瓦蠟泥加等五大洲域名稱。六嚴等人隨後於〈大地全球一覽之圖〉中，對於過往中外地圖知識進行考辨、糾謬、訂正，更嘗試調整當時西方傳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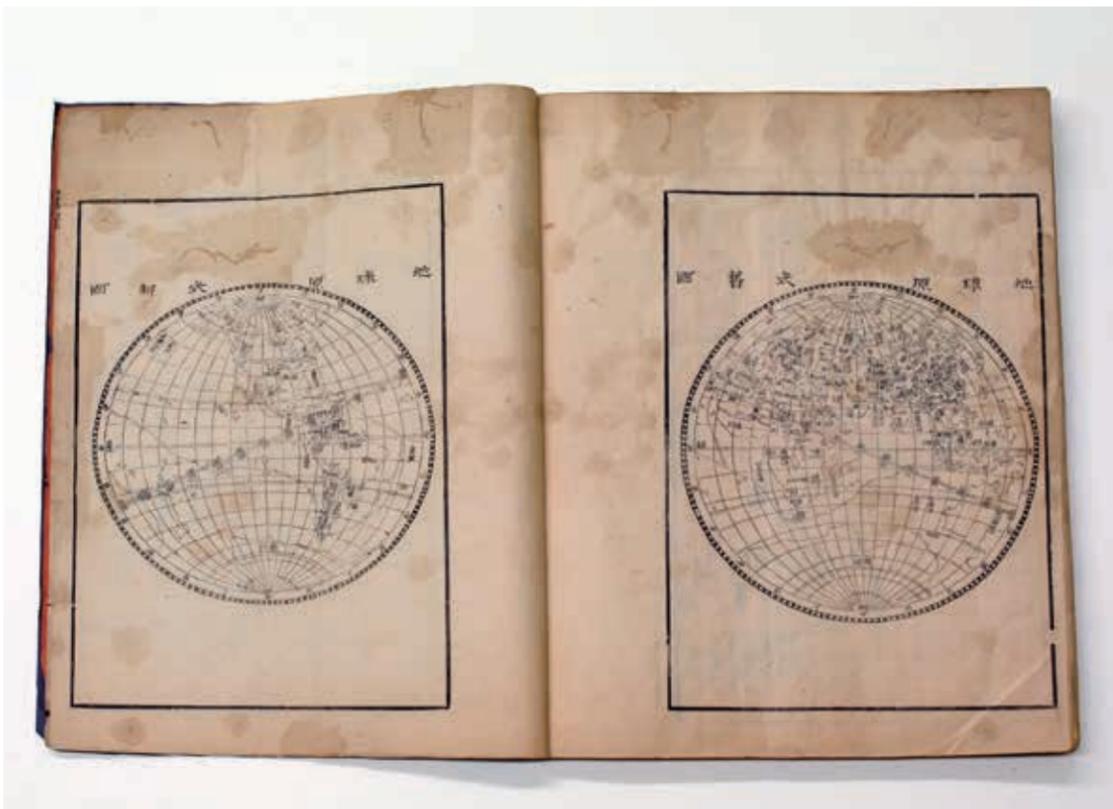
的五大洲世界地理觀念，新創世界六大洲的分界架構。在北半球第一條幅所附六大洲釋文中，以西方傳教士所稱亞細亞洲「為中國所託而名」，鑒於「彼蕃人作圖，可以蕃語為名；我華人作圖，何妨易以華語乎」，再加上中國古代經典史籍中即有赤縣神州、神州之名，「隋唐之世，神州載在祀典，是我中國自有洲名矣」，故將亞洲改稱「神州」。此外，以天主教古名祜教，歐羅巴洲人「皆遵祜教」，故將歐洲改稱「祜洲」；以利未亞洲人「皆為鬼類」，故將非洲改稱「烏洲」；以北亞墨利加洲「自華盛頓始自立國」，故將北美洲改稱「華洲」；又以南亞墨利加洲有「大國曰白西爾，次曰白露」，故將南美洲改稱「白洲」。六嚴在此區分亞墨利加為兩洲的原因，主要緣於「華洲、白洲微地相聯，確是兩洲。西人統名亞墨利加，又分南北，何如竟以為二洲乎」。最後，將「南極下大地」，也就是今南極洲一帶，改稱「南洲」。

通觀以上自成一言之各洲命名考量，有援用傳統的神州觀念，標

舉中國中心思維的本位立場；或是基於宗教信仰、種族特質、開國人物、大國譯名與地理位置等因素而定，反映出繪圖者對於各洲域政治文化與風土民俗的刻板印象，當中難免有文生義、牽強附會之嫌（如烏、華、白三洲名稱的由來），亦有史實混淆之處（如誤認祜教為天主教）。（註七）

縱然如此，全圖在世界各洲地理圖像的四周多標有圖說與釋文，包括地名註釋及東西洋各國譯語等附記，大量引用十七世紀以來的中西方地理專著，著力於各洲域地理知識內容的考證、修訂與增補，甚具參考價值，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南洲的部分。

在十九世紀之前，今赤道以南的澳洲大陸與南極洲通常被涵括於西方傳統所謂Terra Australis的廣大領域中，泛指一假設性或想像性的南方大陸。十七世紀初，利瑪竇在〈坤輿萬國全圖〉中將這片南方區域譯為墨瓦蠟泥加，係源自於拉丁文Magellannica的譯音，以紀念葡萄牙籍探險家麥哲倫（Ferdinand Magellan, 1480-1521）的環球航行壯舉。當時



楊守敬等《歷代輿地沿革險要圖》所附地球圖 清光緒5年東湖鏡氏刊朱墨套印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師門家法者矣」。該文推崇六嚴的專業能力，但作為其畢生重要成就之一的〈大地全球一覽之圖〉，卻未能如《海國圖志》、《瀛環志略》等世界地理專著在當時的知識界引起諸多的迴響，或是在後來的學術界獲得高度的關注，不禁令人深感惋惜，也留下了一個匪夷所思的歷史謎題，有待來者加以解謎。至於這張地圖在當時知識社群中傳播與交流的點點滴滴，也值得我們進一步深入探索。

整體而言，這張過往長時期遭海外內外學界忽視的世界地理全圖，其篇幅巨大，構圖精美，資料引用豐富，且注釋詳細，具體反映出清代中後期中國地圖學者在西力東漸的衝擊之下，徵考傳統舊學並援引西學新知，嘗試化寰宇為圖，進而重構世界六大洲地理圖像的非凡成就，不僅在中國地圖學發展史上綻放異彩，在世界地圖學發展史上亦是別具意義。

近代中國由於西方地理新知的傳入，特別是「地既圓形，則無處非中」之類的提示，逐漸激起知識界反省傳統中國獨居天下中心的政治文化

西方學界對於這片土地的認識，仍停留在未知的 (Incognita) 南方大陸的意象上。十八世紀後期，英國航海家庫克 (James Cook, 1728-1779) 率領船隊於澳洲東岸登陸，進行實地勘察。十九世紀初，西方才普遍採用 Australia 一詞稱呼這塊新「發現」的大陸。(註八) 伴隨著其後西方航海家接連展開的南極洲探勘活動，逐漸讓過往這片假設性的南方大陸從未知轉變為已知。影響所及，「新阿蘭地亞」、「澳大利亞」之類的譯名，也隨之出現於晚清知識界各類輿圖地理專著，如《海國圖志》、《瀛環志略》、《大清中外壹統輿圖》所附地球圖上皆標示出該名稱與概略輪廓。咸豐初年版《萬國大地全圖》於今澳洲大陸上標示「新阿蘭地亞」，此係承襲自南懷仁《坤輿全圖》中的用語；至於今南極洲上，猶標示「墨瓦蠟泥加州」。而在〈大地全球一覽之圖〉上，六嚴將所繪形狀具有相當程度之準確性的新阿蘭地亞 (澳大利亞)，於註釋文中歸入神州 (亞洲) 的範圍；另以南洲取代墨瓦蠟泥加州之名，於圖上南半

球第二幅下方註稱「南圖墨瓦蠟泥加州，周繞南極，各去極三、四十度不等。近歲西船有自新阿蘭地亞南駛，至去極五、六度登岸者，有遇水海阻路者，則南圖非此洲真形也。今於新阿蘭地亞之南改作去極五六度，添入水海字，餘仍其舊。《瀛環志略》稱奧大利亞即墨瓦蠟泥加州，蓋不知南極下別有大地也」。六嚴根據西方航海者的更新資訊來增訂圖文內容，考證今澳洲與南極洲之間確切的相對位置，頗富學術特色與時代意義。(註九) 在此之後，楊守敬等編《歷代輿地沿革險要圖》(一八七九) 所附地球原式圖中，於今南極洲界域亦標示出「南州」的名稱。

### 從世界返觀中國

《疇人傳三編》卷三總評李兆洛、六嚴師徒在天文輿地學方面的貢獻云：「自有恆星與地圖之傳，海內承學之士，迨知寫筮覆槃，必基步算。至今日而測繪愈精，盡洗粗陋之習者，非鳳臺 (李兆洛) 之功有以開之歟！若六德只者，又可謂不墜

意識，致力於思索如何在環球諸國域的嶄新圖像之中，重整理想的世界秩序。(註十) 透過十九世紀中葉〈大地全球一覽之圖〉的呈現，六嚴指引覽閱者從中國本位的立場放眼大千世

界，也從南北兩半球上六大洲域的繽紛圖像中，重新思考中華帝國的定位問題。●

作者為國立臺北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 註釋

- 李健超，〈中國近代地理學的發展〉，《中國歷史地理論叢》一九九五年第一期，頁二二五—二四一；鄧振環，〈晚清西方地理學在中國—以一八八五至一九一一年西方地理學譯著的傳播與影響為中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〇；郭雙林，〈西潮激盪下的晚清地理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二〇〇〇。
- 李勝伍主編，《清代國人繪刻的世界地圖：萬國大地全圖》，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二〇〇一，頁一三九—一四〇；鄧振環，〈晚清世界地圖的新建構—從〈萬國大地全圖〉到〈大地全球一覽之圖〉〉，《故宮學術季刊》第三二卷第一期，二〇一三年九月，頁一八—二二。今中國河北省石家庄市博物館典藏有成豐辛亥(一八五—)季春六嚴重刊本《萬國大地全圖》。關於此圖內容特色與學術價值的探討，另可參閱黃英士、葉子佩〈萬國大地全圖〉的特色與製作，《中國歷史學會史學集刊》第四二期，二〇一〇年十月，頁一八五—一三〇。
- 李孝聰，〈歐洲收藏部分中文古地圖敘錄〉，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一九九六，頁二〇—二一。
- 蔣彤編，《清季申書先生兆洛年譜》，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一，頁一四一—一五、七九—八一、一〇五—一〇八、一六六—一七二、一八四—一八六。
- 李勝伍主編，《清代國人繪刻的世界地圖：萬國大地全圖》，頁二—一三；鄧振環，〈晚清世界地圖的新建構—從〈萬國大地全圖〉到〈大地全球一覽之圖〉〉，頁二一—三三。
- 余定國著，姜道章譯，《中國地圖學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二〇〇六，頁二三八—二四三。
- 鄧振環，〈晚清世界地圖的新建構—從〈萬國大地全圖〉到〈大地全球一覽之圖〉〉，頁二一—三三。
- 方豪，〈十八、七世紀中國人對澳大利亞地區的認識〉，《國立政治大學學報》第三二期，一九七一年六月，頁二四—二六；張天，《澳洲史》，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一九九六，頁四三—五五。
- 鄧振環，〈晚清世界地圖的新建構—從〈萬國大地全圖〉到〈大地全球一覽之圖〉〉，頁一三—一三五。
- 相關的討論，可參閱洪健榮，〈明末西方地理新知與中國天下觀念的矛盾〉，《國立編譯館館刊》第二九卷第一期，二〇〇〇年六月，頁二—二五；李紀祥，〈輿圖史與接受史中的海國輿大地—清季世界新圖之分類〉，《輔仁歷史學報》第二期，二〇〇九年元月，頁七—九四。